

諸位同學，請看「光明覺品」光照千界偈頌第二首看起。我們把經文念一遍，對對地方：

【我性未曾有。我所亦空寂。云何諸如來。而得有其身。】

這幾天我到首都坎培拉去參加中國大使館的一個宴會，同時利用這個機會也參觀了國會政府的機構。因為我們空閒的時間很多，在國會逗留了四個小時，承蒙政府官員的接待，我們有這麼一個機緣做了很詳細的參觀。我們也見到公民部長跟以前移民部的老部長，也跟總理打個招呼，因為他們正在開會，沒有時間出來接待。我們也參觀了這開會的一些狀況。這每一次的參觀我們都在學習，所以我們總是要記住老師的話、佛菩薩的話（佛菩薩是我們的根本老師），人一生都在學習，一天都不能空過。無論在什麼場所，只要你留意，你會學到很多東西。

學就是覺，覺就是佛，學佛就是學覺悟，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覺而不迷。看到善的地方，我們要學習，想想我們自己有沒有；如果有，我們要保持，如果沒有，我們要學習。看到不善的地方，我們要反省自己有沒有；有，要改過、要自新，沒有，要記住，希望自己以後永遠不會犯這種過失。我們要有這種心態來學習，天天有進步，一天都沒有空過，我們的生活非常充實，非常快樂，福慧增長。所以要懂得學習，要會學。這佛法裡頭常講善學，善學就是你會學，你知道怎樣學習，你也學得很好，沒有一法與佛法不相應。我們學佛的人沒有離開佛陀，學基督的人沒有離開基督，學《古蘭》的人沒有離開真主，善學，善學這兩個字妙極！

回來，我休養了一天，今天起我們的經照常啟講。我想我的身

體已經恢復的差不多。今天講兩個小時，明天講兩個小時，後天我們就恢復正常，上午兩個小時，下午兩個小時，我們每天還是要照常講四個小時。這首偈上一次跟諸位講過，我們今天還繼續來講，因為上一次講意思未盡。這首偈很重要，從偈子、偈文表面上來看是一個問號。這個問號帶給我們很多很多的啟示。

第一句『我性未曾有』，我的本性，我的本性有沒有？當然有，怎麼會講未曾有？這個未曾有是我們六根接觸不到。佛在大經上講性是真正的自己。禪宗裡面尋求的是什麼？「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」。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是什麼？就是性。所以宗門修學最高的目標，就是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。見性的人就是成佛之人，我們就稱之為佛，他不是凡夫。

性，那很難見，難在哪裡？眼看不見，耳也聽不到，鼻也聞不到，舌也嘗不到，手也摸不到，不但這五根接觸不到，你心裡頭起心動念也想不到，這個事情麻煩。它在哪裡？它無處不在、無時不在，遍法界虛空界。所以未曾有它不是物質。我們講的物質範圍很大，色聲香味觸法都叫物質，我們六根所接觸的；六根都接觸不到。六根裡頭的意根，意是我們的思想、我們的想像，起心動念的想像能夠緣得到的是識，不是性。《華嚴經》上講的「唯心所現」，那個心就是性，這個心跟性是一個意思，唯心所現，就是整個宇宙是唯心所現。「唯識所變」，它產生變化，變化無量無邊的法界，我們現在科學家講的無量無邊不同維次空間。這樣大的變化，這變化是識。識，我們能想像得到，我們意根能緣得到，但是意根緣不到性，所以說未曾有。這個未曾有不是斷滅，不是真的沒有。所以這句話的意思你一定要懂。

『我所亦空寂』。「我」都沒有了，它不是物質，那用現在的話說，它是能量，它不是物質，所以說是無我，佛家講無我，但是

大乘佛法又講常樂我淨。所以我們沒有深入研究佛法的人，都說釋迦牟尼佛說話常常矛盾，你看一會說無我，一會又說有我，到底是我還是無我？世尊說話絕對沒有矛盾，他講的是事實真相。那麼講常樂我淨，常樂我淨是真有。常樂我淨裡面的我，是不是個物體？不是。那個我，也就是講的能量。所以無我跟這個我意思是相通的，這個話就很難很難懂。所以今天哲學裡頭都沒有辦法，哲學裡頭是講相對的，有無是相對的，佛法裡面有無是一不是二，這東西不好懂。所以我們用現代人這些邏輯，這個思惟的方法，甚至於辯證法，都沒有辦法解釋。有就是有，無就是無，怎麼有跟無是一不是二？

我以前年輕的時候，四十多歲，在台灣主持大專佛學講座，那時我擔任總主講。有一次我就想到我們應當，這個佛法裡頭有因明，因明就是邏輯、就是辯證法。我的老師方東美先生，這是哲學專家也是佛學家，我就想邀請他來給同學開這門課。我到他家裡去跟他談，他老人家說：不行，大乘佛法超越邏輯辯證法。他說：因明，佛法重視因明，因明是對中下根講的，是對初學講的，到某一個階段之後，這東西不起作用。我想很有道理。所以他那個時候就告訴我，他說：你們這個講座不要開這個課。我最後想想他講的有道理。華嚴境界裡邏輯辯證法統統用不上，因為他講空講有是一樁事情。在某一種狀況之下，他講空，那就是從能現能變的能量上來講，他講空寂，它不是物質；從能量變成了形相，就是變成了物質，這個時候講有，有不是真有，所以有跟空是一。有是幻有，所以《般若經》上常常用「夢幻泡影」來做比喻。

諸位要曉得，大家《金剛經》念得多，你去看看六百卷《大般若》，佛講這個話總講了有千次以上。所以這麼大部的經，你從頭到尾念一遍，它有它的好處，重要的地方，它重複幾百遍，重複一

千多遍。所以這一部經念完之後，當然你都記不住，但是重要的東西你全記住，它重複遍數太多。在修學心態上、方法上來講，你看「受持讀誦，為人演說」這一句話，就是《金剛經》上都講了十幾遍。這一卷裡頭講了十幾遍，你就想六百卷裡頭講多少遍？所以這給你很深很深的印象。那菩薩學佛，從初發心到無上道，實際上講就是這一句。我要接受，我要保持，我常常要讀誦，我要為人表演，那就是說我做出樣子來給人看，有人來問我，我跟他解釋。你不就是這個，這句話就這個意思。

「受持讀誦，為人演說」。佛教菩薩，從初發心到無上道到成佛，這個事情就是佛菩薩的生活，就是佛菩薩的工作，就是佛菩薩的事業，天天要幹。我們現在這幾年來提倡的是「學為人師，行為世範」，跟這句話是一個意思。而實際上，「學為人師，行為世範」這八個字，要跟「受持讀誦，為人演說」這八個字來比較，還是佛講的這一句圓滿透徹，徹底。學為人師，我怎麼學法？行為世範，我要怎麼行？他這八個字裡頭，受持讀誦為人演說，自行化他，他講盡了。言語，你想想看多簡單、多好記！你只要天天這樣做，一生受用無窮。不能夠契入佛法，就這八個字忘掉了。

經典上所講的，我有沒有接受？比學的意思還深。他受了，學，學了他未必受，受，是學有心得才叫受。你看持，保持，這個受是契入，契入他能保持。所以他才能把它變成自己的思想見解、生活行為，那就是演這個字。自自然然的，日常生活就是表演，自行化他，我自己這樣做，讓別人看，別人看了之後，慢慢受感動，這就是化他。人家看到你這個形象，他有所感動，他就向你請教。請教，那就跟他講；他不請教，不請教就不講，為什麼？緣沒成熟，他感的還不夠深。

我們過去在美國、在加拿大遇到當地人。在美國，我們在達拉

斯、在加州都遇到同樣的美國人，都是我們的鄰居，幾乎天天見面。有一次就來問我，問我們是做什麼的？為什麼你們生活這麼快樂？不論在什麼時候看到你們都是滿面笑容，都是很快樂、很輕鬆，這他們感受到。我們就介紹給他，我們是學佛的。他說佛是什麼？我們就告訴他，佛就是快樂。他說這個好！我說：佛是清淨，佛是長壽，身心健康。他說這個我們要學。我說歡迎你來。因為他們都是基督教徒，我說：你們星期天進教堂，星期六到佛堂，來學快樂清淨、健康長壽，不衝突！這就意思都說了。

在加拿大有一次，因為我們身上常常帶著念佛機，阿彌陀佛的佛號不間斷，他們聽到，他就來問：你這是什麼音樂？讓人聽到的時候這麼舒服，一點都不會感覺到煩躁。我說這是阿彌陀佛的佛號。他問佛號什麼意思？就介紹給他，歡喜！他說你這個機器什麼地方有得賣？我們就送給他。這些就是演說，演說都是全方位，沒有一切限制。所以你想想看學佛怎麼個學法？八個字講完。凡是學佛，不論你出家在家，你沒有得到受用，這八個字你完全忘掉，你違背了。

佛家的理講得透徹，講得圓滿，那就是它沒有對立。你看我們今天世間人講哲學，無論東方、西方的哲學，哲學很多問題不能解決，為什麼原因？它對立，它空有是對立；那佛法不是，佛法是圓融的，空有是一不是二，那再講自他是一不是二。在我們世間，自他是對立的，這一對立，你們就想想，今天我們講化解衝突，對立就是衝突的根，根源。衝突都是從很小地方起來的，小小的不如意生起來煩惱。那佛在經典裡面教導我們，這就是我們中國人常講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」。小衝突起來的時候，不要把它變成大衝突，化無。佛教我們什麼？把對方想作是我們自己的父母，我們自己的父母說幾句重話，我們聽到了還能計較嗎？這個方子好。這個辦

法在從前是非常有效果。

可是我又想到的是今天的社會難，今天社會兒女不聽父母的，不尊重父母，常常跟父母吵架，甚至於還有殺害父母的。所以在這個時代講弘法利生，比從前困難十倍、百倍都不止。那真的要什麼？要我們一般人常講，要做最大的犧牲奉獻，要做最大的忍辱、忍讓，不為自己，為眾生、為社會。所以今天布施波羅蜜、忍辱波羅蜜是我們修行的重點，不能忍要忍，不能讓要讓。最究竟圓滿的犧牲奉獻，天天要做忍辱仙人，天天要接受歌利王的考驗，是很苦，是很難，但是成就不可思議。我們今天一天的成就，可以說要跟從前那些菩薩諸佛來比，我們也超過他十倍、百倍。所以今天真正肯修行的人，我們想像當中能體會得到，諸佛菩薩、一切善神對你是無比的恭敬，無比的敬佩。為什麼？他要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，這種環境，他也未必能成功。他們生活那個時代環境好，矛盾衝突少，所以他能成功；他生在我們這個時代，他未必能成功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所以說今天是要智慧才能化解。

念佛能不能化解？念佛還是對於善根深厚的人行，中下根性的人都很難。中下根性的人智慧少，因為念佛是修定，他沒有智慧，他內心裡頭有煩惱習氣，貪瞋痴慢除不了，這個東西常常起現行、常常作祟，把你修學的功夫破壞，問題在這個地方。我也想到，我不是不知道這個事情，可是今天講經說法的人少，幸虧我們生在這個時代有高科技，我們有網路、有衛星電視，流通錄音帶、錄相帶、光碟來做補助。可是這樣做法，我們還是非常辛苦，最重要的後繼有人，真正有發心的人，這種發心的人都不是凡人，凡人不肯犧牲奉獻，凡人受一點點委屈就退心。那不是凡人，當然就是我們佛門所說的再來人，他生到這個世間來，他不是為他自己享福，不是為這個。他來幹什麼？他是來受苦受難，是來拯救眾生。他要有這

麼一個願望來的時候，這個人就不是凡人。

我講經曾經跟諸位同學做過報告，我生活在農村，從小就受苦受難，十三、四歲失學，家窮，繳不起學費，自己去工作，要賺錢養活自己。我十四歲就要自己養活自己，不敢亂用錢，因為家裡太苦，所以盡量節省，每個月還能寄一點錢給我母親。一個人常常坐在河邊樹下就想，我到這個世間來幹什麼？我為什麼要到這個世間來？我很少跟一般小朋友去玩，年輕人玩。玩的時候，那差不多是十歲以前，在農村裡面。到十三、四歲受苦的時候，失學、懂事的時候，我很少跟一般同學們玩。我自己就思索我為什麼？那是在抗戰期間，看到的是顛沛流離，家破人亡，天天逃難，這給我印象非常深刻。所以在那個時候發心，我到這個世間來，應該是幫助這些苦難同胞。所以說是從那個時候，我就真的思想見解這一生的方向都走上救苦救難，犧牲奉獻，捨己為人。

那從哪裡下手？因為我失學，所以我就頭一個想到的是，怎麼樣能叫天下所有的這些兒童，不再因為家庭貧困而失學，我就想這個問題。所以我到二十幾歲的時候，我就很成熟，我有方向、有目標。因為失學，所以對於學習就非常重視、非常珍惜，因為別人學習有學校念，我沒有學校念。我一面工作一面想學習，自修，自修很困難，遇到難題不能解決，這怎麼辦？我就請教好的老師。我心裡頭有個想法，如果我是一個好的老師，有這麼一個年輕人來向我請教，我一定是很熱心的來教他。我將心比心，真正好老師一定是這種態度。所以我跟他不認識，我打聽，我給他寫信。果然不出我想像預料之外，這些教授、老師們都給我回信，跟我約時間到他家去見面，大多數都在家庭。見面之後都很樂意指導我、教我。

所以我那個時候到台灣沒有多久，我認識十幾位教授，都是用寫信的方法，而且這些教授好，有的時候他給我介紹，這認識很多

。所以我的星期假日就更忙，我要去跟這些學者們，跟他們學習。在平常我所去的地方，很多同學都曉得，我去的地方是圖書館、書店，娛樂場所裡頭找不到我，我有時間會到書店去看書，到圖書館看書，我一生是這樣學習過來的。

跟定一個老師，魔障一定會現前，我的經驗很豐富。你看我跟方先生，這真跟他學了，他老人家也真肯教；我跟章嘉大師，跟李老師，在我周邊的人對於老師的批評，那都是負面的不是正面的，很多很多人。如果我們要一聽他的話就退了心，對老師信心喪失，我們的前途就毀掉了。所以我聽別人批評老師，我是用儒家所講的一個態度，如聞別人批評我們父母之過，「耳可得聞，口不可得言」，我聽了之後沒有回應，不敢說。但是我絕對不會把他的那些批評，影響我對老師的尊敬、對老師的學習，不受影響，我能學得成功。

如果聽人家一造謠言，對老師信心喪失，那我就完了。這些事情，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裡頭都講到。所以我幸虧好，還有這麼一點根，善根。我那時候想什麼？我親近老師，我常常跟他接觸；你們批評他的人，你們跟他接觸很少，了解不夠。再說，夫子常講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；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」。你聽說那過失，那過失是什麼時候的？前幾個月，前幾年。他現在改了，現在沒有了，我跟他的時候，我沒有看到。我們要懂這個道理，不能隨著境界轉，我們才會有成就。

清涼大師給我們講得更好，這些話在《四十華嚴》五十三參裡面說的。文殊菩薩教善財童子參學，教善財童子用什麼樣的心態去參訪，裡面就說了，最重要的不見善知識之過。你要見善知識之過，你這一生就沒指望，就學不成。善知識縱然真的有過，不知道這個善知識是不是佛菩薩應化來的，也許他示現這個過失是度某一類



眾生，我們不知道。所以他說權實難知。這個權是什麼？就是佛菩薩大權應化，故意裝這種過失，也是度眾生的，我們哪裡知道？所以以後我們學佛，在深入經藏之後明白，世間有沒有惡人？一個惡人都沒有。惡人是什麼？是佛菩薩大權示現來教我的，這就是夫子講的三人行必得吾師。善財童子一生能成無上道，憑什麼？就憑這個，心目當中沒有惡人。自己的心善行善，惡人在他眼睛裡面都變成善人，這個高明，佛法裡面講「境隨心轉」，我轉境界，不是境界轉我。

凡夫之所以不能成就，是境界轉變自己，自己隨著境界轉，那就苦了；聖人他轉境界，無論什麼境界到他面前，統統都變成善，都變成美好的。惡人、惡事，惡的現象是什麼？是我們自己無始劫煩惱習氣在那裡起現行，在那裡發作。好像人發病一樣，正常的，發完之後就報掉、就沒有了。你不能不讓他發作，一發作之後就好了。我們要用這個心態學才行。但是這個心態，佛菩薩、古聖先賢講得很多，為什麼我們學不會？學不會是經上講的諸法實相我們不了解。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我們不知道；如果知道，自然就化解。佛菩薩教給我們這些方法，輕而易舉就做到，一點都不困難。

我在日本岡山參加聯合國的會議，他們在討論怎麼樣化解衝突，促進和平，我最後發言，提出我的一個看法。我說這個問題要真正能夠落實、能夠實現，必須把我們自己根本的一個錯誤觀念要糾正過來。大家聽我這個話，就很注意聽。我能看得到大家的態度很認真、很注意聽我講下面的話。我說什麼錯誤態度？在平常我們處事待人接物，總是感覺到我是對的，別人是錯的，我說這個就是矛盾衝突的根，矛盾衝突的源頭。要化解，要從根、要從源頭上你才能真正化解。如果不是從根本，不是從源頭，那就是老子所講的「和大怨」，就是很大的這個怨恨，我們來做和平的工作，把他調解

、調和，老子講「必有餘怨」，就好像那個水源混濁，你從河流當中去搞，你沒有從源頭。源頭混濁，你從當中用什麼樣的化學方法把這個水變成清潔，它再流過來又混濁，必有餘怨。「安可以為善」，這怎麼能叫善？我們今天要做的是要把老子這句話，應當說和大怨，必使無怨，這才可以為善矣。我們從根本，根本是起心動念，我說我們這個念頭錯了，你起心動念你對立，宇宙是和諧的，我們身體是和諧的。我常常用這個例子跟大家講，大家能夠接受。

我們不知道整個宇宙、一切眾生跟我們是一體，一個生命共同體，這是個基本觀念，正確的認識。所以然後我才說，我們念頭換過來，別人是對的，我是錯的；別人錯了也是對的，我對了也是錯的。我說這個話，大家都很有驚訝！怎麼我對了也是錯的？我說是的，我要沒有錯，我就不到這個世間來，我到這個世間來就錯了。這大家慢慢想，才能回味到這個味道。如果從權的方面來說，這就是菩薩示現，我們自己幫助這個時代苦難眾生，徹底犧牲奉獻。徹底犧牲奉獻就是我對也是錯的，大家聽了說：難，太難！所以我最後就告訴他，是難，但是我們真正能夠這樣做，就是我們對於化解衝突，促進世界和平，我們真正做到了最大的貢獻。

其實正本清源，就是教育。我能夠在這個境界裡頭，是五十三年大乘佛法的薰陶，我明白了，我覺悟了，我一定要這樣做，我不這樣做，我就錯了。我這樣做，我小時候這個願望才真正能落實，幫助一切苦難眾生。我要求全世界全人類、一切眾生，平等對待，和睦相處，我自己心裡頭還要跟人跟事跟物對立，衝突是永遠不能夠化解。所以我必須從自己內心跟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沒有矛盾，沒有衝突，我從自己內心化解。然後自自然然的，就成熟這個思想見解，落實在自己日常生活當中，工作處事待人接物，和睦吉祥。

所以在今天，大乘法裡面講第一義，什麼是第一義？能與一切眾生和睦相處，第一義，能夠以平等對待一切眾生是第一義，能夠謙虛忍讓是第一義，犧牲奉獻是第一義。我們以這個心、這個行，我常說臨命終時念一聲佛號都能往生。祖師大德講的話沒錯，你要沒有這個思想，沒有這個見解，沒有這種行持，你一天到晚念阿彌陀佛，一天念二十個小時，也是古人講的喊破喉嚨也枉然，為什麼？你內心的矛盾對立沒有化解，你跟佛的願行不相應。我們只要求我們的心、我們的願、我們的行跟阿彌陀佛完全相應，念佛號往生，那真的若一日、若二日到若七日，我念一天佛號就能往生。古大德講得更妙，那也是佛說的，「臨終十念一念決定往生」。你要知道，臨終一念十念，你千萬不要聽誤會，你平常有修行的底子，平常心清淨慈悲，「心淨則佛土淨」，條件統統具足，最後一聲是喊阿彌陀佛來接引，一喊他就來。你平常沒有這個功夫，你天天一天念幾萬聲都沒用處，不相應。所以古人講得好，「一念相應一念佛，念念相應念念佛」。這首偈裡最重要的就是叫你要知道這個事實真相，無我、無我所。

所以後面這是疑問，『云何諸如來，而得有其身』。如來都是徹底覺悟，徹底明瞭，如來怎麼會有身？如來有沒有身？沒有身，能現身，能現無量無邊身。雖現無量無邊身，他有沒有執著？沒有，這個你要知道。所以空跟有是一不是二。身是有，有是幻有，空是真空，真空就是幻有，幻有就是真空。所以他有用，他不是死的，他不是無用的，能現一切身。雖現一切身，絕不執著這是我的身，他沒有這個執著。我是什麼意思？我是主宰的意思，我是自在的意思。他真正得大自在，他真正有主宰，這個主宰就是自己做得了主，不被環境影響。我們今天看到人家對我們講了幾句不好聽的話，我們就要嘔氣幾天都還化解不了，這就不自在，這無我，你做不

了主。順境裡面不起貪念，逆境、逆緣裡面不生一點煩惱，你真正做得了主。無論順境逆境，你都是自在，你不受影響，這才叫真正是我。所以四淨德裡頭，常樂我淨是講這個道理，是講這個事實。

諸佛菩薩示現在十法界，你仔細去觀察，他有常樂我淨，凡夫沒有。凡夫何以沒有？凡夫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。這佛經上講諸法實相，他不了解，他受外頭境界影響，所以他苦，沒有智慧。他到這個世間來，不是乘願再來，他是業力來的。前世造的這個業因，現在受這個果報，這就是大乘經裡頭佛常講人生酬業。你看這四個字就把你為什麼會到人間來的這個原因說出來，是來酬償你過去生中造的業報。你過去曾經修五戒十善，所以你感得這一生人身的果報，這叫引業，引導你在六道裡頭人道來投生。你這一生的享受，富貴窮通，那是滿業，你過去生中修的善跟不善的果報。所以每個人到這個世間是兩種果報，佛法講引業跟滿業不同。你要把這些事實搞清楚搞明白，你的心定了。見到富貴你不會羨慕，見到貧窮你也能忍受。為什麼？我自作自受。你也懂得怎樣改善，雖然業是定的，定是常數，常數裡頭有變數，變數操縱在自己手上。現在時間到，我們下個小時來跟諸位談變數，變數能化解。

諸位同學，我們接著來談談變數。佛在經上常常告訴我們宇宙人生的真相，這個現象確確實實唯心所現，也就是用今天科學家的說法，所有物質是能量變現出來的。能量在某一種條件之下，它會變成物質，物質到最後一定還回歸到能量。它變現成為物質，物質存在的時間很短，短到我們沒有法子想像，所以佛法裡頭常講不生不滅。

如果果然沒有生滅，你講不生不滅，不是廢話嗎？實在講是有生有滅。有生有滅跟不生不滅是一個意思，它又不對立，又是圓融的，這我們很難懂。那就是說它生滅的速度太快，快到什麼程度？

我們今天講，你看平常我們用照相機，一般我們照相，照普通一般的畫面用什麼樣的速度？百分之一秒，兩百分之一秒，大概都是用這種速度。我們照移動的目標，像飛機，現在的噴射機我們去照它，我們用什麼速度？五百分之一秒。五百分之一秒，飛機在空中飛行，我們照下來是不動的，看得很清楚那個畫面。其實它在空中是以很大的速度在飛行，五百分之一秒的時候，它就不動。

佛告訴我們，真正這個物體的現相，凡所有相它那個移動的速度多大？用秒來計算，《仁王經》上講一彈指有六十剎那，一剎那有九百生滅。我們現在彈指，我們彈得很快，我一秒鐘彈四次，四乘六十再乘九百，恰恰好是兩個十萬八千。用秒來算，二十一萬六千分之一秒，這不是五百分之一秒，不是，二十一萬六千分之一秒，你怎麼能知道這個東西它有生滅？我們今天看電影，一般電影片子，照在銀幕上這個動畫、這個畫面只是二十四分之一秒，就是一秒鐘它的鏡頭開關二十四次，換二十四個底片，幻燈片，換二十四個幻燈片，我們已經覺得這個電影看起來很逼真，那是二十四分之一秒，它是生滅的。二十四分之一秒已經把我們就騙住，我們就以為那是真的。現在要跟你講，要快到二十一萬六千分之一秒，你怎麼能知道它是假的？它在那裡動。實際上佛在《仁王經》上說的這個話是方便說，不是真實說。我講這一段經文，這在《華嚴經》前面「世界成就品」講過，我記得我用了七、八個小時，講這一個問題。實際上，它的生滅是億萬分之一秒，不是二十一萬六千，那個太慢，真正的速度是億萬分之一秒。所以幾乎生滅同時，講不生不滅、講生滅是一個意思，這是事實真相。

知道事實真相，你才真正相信、真正肯定《金剛經》上所說的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、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你對這個現象裡頭，你還會有貪瞋痴慢嗎？不會有。為什麼？你念頭才

一起，已經是空的，已經不存在。所以你對任何境界，你不會起心動念，你對極樂世界、華藏世界、天堂，你不會起一念貪戀的念頭，不可能；縱然阿鼻地獄、三途境界現前，你不會有一念瞋恚的念頭。你會在所有境界裡頭一念不生，就是我常講的不起心，不動念，不分別，不執著，在這個境界裡叫一真法界。你對於諸法實相，你才真正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瞭瞭，絕對不會起心動念，這是什麼人？這就是諸佛菩薩，法身菩薩入這個境界。你在一切境界裡頭，還會起心動念，還會分別執著，你對於這個事實真相茫然無知，你不了解。

佛法修行，修什麼？這個道理大家一定要懂得，清涼大師在《華嚴經》跟我們講的這個次第，信、解、行、證。我們今天對佛法有沒有信？說老實話半信半疑，信的成分少，疑的成分多。對佛法不了解？說老實話是一無所知。如果你說這個又好像懂得，又好像不懂，說這個話對你是恭惟你，為什麼？這在相似位中。相似位是什麼人？阿羅漢，辟支佛，菩薩（權教菩薩），在四聖法界裡頭人。我們做不到，我們真的對佛法一無所知，為什麼？你真正要是懂得，你會做到。你沒做到！你在日常生活當中所表現的都是煩惱習氣。你仔細觀察，仔細去思惟，是非人我、貪瞋痴慢，你所表演的是這一套。這一套，博地凡夫，對佛法懂不懂？不懂。雖然天天聽，聽也不懂。

我學佛第七年出家，九年受戒，我受大戒的時候，是學佛已經九年。講經，在佛學院教學教了兩年，我才去受大戒。受了戒之後，當然這是佛家的規矩，首先要去拜老師，感謝老師教誨的恩德，我的老師是李炳南居士，我到台中去拜他。在慈光圖書館，我還沒進大門，他在裡面看到我，就跟我招手，指著我：你要信佛。連說了好多聲。我走進去，感覺得很茫然，出家兩年受了戒了，他叫我

信佛。然後叫我坐下，坐下來之後，他說：你懂嗎？我說信佛你懂不懂？我說：不太懂。他點點頭，他說：你學佛這麼多年，又出了家，又受了戒，還在佛學院教學，好像是信佛。我告訴你，有許多老和尚活到八十歲、九十歲，到死都不信佛。這怎麼回事情？那個信的標準是什麼？你信你會做到。你沒做到！你沒做到就是不信。不要說別的，五戒十善你做到沒有？你為什麼沒有做到？不信。信，哪有做不到的事情。我才知道李老師講的標準。就好像擺在你面前，這一塊是黃金，這一塊是黃銅，隨你挑一個，你要是認識，識貨，你一定拿黃金。你知道那個價值高，這個不值錢。你不識貨，你不認識，這說明什麼？你為什麼不信佛法。你對佛法不認識，你不了解，你對它有誤會。

由此可知，聽經是多麼重要，教學是多麼重要。真正聽久、聽多了，你才知道這個東西好處，信心才能生得起來。如果我對它一無所知，我就對它相信，這個信叫迷信，迷信沒有根，很容易動搖，不起作用。所以佛法講正信，正信是什麼？你對佛法的理有粗淺的了解，不是迷信。我相信佛法是有依據的，正信能不能起作用？不見得。要怎樣才能起作用？真信。真信是契入境界，也就是長時間的薰修、聽經，他真聽懂了，真懂了。佛教我不殺生，我對於一切有生命的有情眾生，決定沒有傷害的意念，這才叫真正不殺生這一條做圓滿了。我絕對不會傷害他，我心裡頭對他還是不平，還有怨恨，你這個不殺生這條戒，表面上是持，就正如老子所說的，和大怨裡頭還有餘怨，這不究竟不圓滿。外面和解，裡面沒有餘怨，這個問題才真正解決。

這一般人聽到之後，難，太難！是的，難在哪裡？難，從難這當中，你就能體會到你無始劫來的煩惱習氣多深！我們一般講你的業障多重。從這個地方觀察出來，知道自己業障重，煩惱重，冤業

太深。怎麼樣化解？學教，聽經，讀經，受持讀誦，讀誦太重要。聽經也是屬於讀誦，一遍一遍的聽，長年累劫的去聽，總有一天豁然大悟，入境界，這一入境界，餘怨沒有了。諸位要曉得，怎麼知道餘怨沒有了？貪瞋痴慢沒有了，餘怨就沒有了。轉煩惱成菩提，什麼人？在大乘法裡頭明心見性的，最低的是圓教初住菩薩、別教初地菩薩，這個時候裡面的餘怨沒有了。餘怨沒有了，不但你不會再到六道裡頭來，四聖法界也不來，你永遠常住在一真法界，你到這個境界了。

所以變數最有效果、最有力量的，這個變數是覺悟。你要不覺悟，你想變變不過來。那你從這個地方，你就明瞭，現在這個世間災難這麼多，我們怎樣把這個災難化解？怎樣把這個災難推後、推遲？沒有別的，修自己。這個道理現在人不懂得，雍正皇帝懂得，你看雍正講這「三教理同」，這個上諭裡頭他講到，三教的形象雖然不一樣，理是一樣的，他懂得這個道理。所以真正修學三教的人，雖然是出家，他對於國家民族有沒有貢獻？有。他自己持戒修行誦經，為國家祈福，有貢獻，不是沒有貢獻。但是這個貢獻是一般人看不到。災難化解了，災難推遲了，什麼原因？世間人不知道，而是什麼？而是這個地方三教裡頭有真正修道人。

真正修道人什麼？他改變磁場，也就是說他修行的功行能夠轉變外面的物質環境，改變不善的磁場，他有這個能力。我們通常講，佛菩薩慈悲威神加持，就這個意思。世間人只懂得這一句話，這句話裡頭的內涵不知道。我們如果真正修行，把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、貪瞋痴慢、自私自利徹底放下，這放下就是現在人講，我們做出真正犧牲奉獻。這個與諸佛菩薩感應道交，所以這裡頭就產生變數。這是對世間一切苦難眾生做出最大的貢獻，那一些苦難眾生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誰知道？佛菩薩知道，部分鬼神知道。世間人不



會感激你，佛菩薩歡喜讚歎，知道的那些善神感激你。我們自己有沒有好處？自己好處就是我常講的靈性的提升，我們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品位增高，何以見得？心淨則佛土淨。你自己修的是清淨心，幫助眾生化解災難，這是大福報！你在這裡修慧修福。慧，提升自己的層次，你看西方四土，從凡聖同居土提升到方便土，從方便土提升到實報土，從實報土提升到常寂光土。福報，那是你成佛之後，在十方世界教化眾生，廣度眾生是福。念念都是法界虛空界，這個緣太廣太大，跟阿彌陀佛完全相應。

阿彌陀佛跟其他諸佛不一樣的地方你一定要知道，其他諸佛，他自己都有教區，一個大千世界、兩個大千世界，甚至於十個大千世界、一百個大千世界，他教化都有範圍的。唯獨阿彌陀佛沒有範圍，阿彌陀佛的教區是遍法界虛空界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上，世尊對阿彌陀佛的讚歎，「光中極尊，佛中之王」。世尊的讚歎是代表一切諸佛對阿彌陀佛的讚歎，這個我們不能不知道。我們同學應當要記住，「十方三世佛，阿彌陀第一」，我們常常念這個偈子，阿彌陀佛為什麼是第一，你要明瞭你才會珍惜，你才會重視。你不明瞭、不清楚，聽到這句話半信半疑，沒把它當作一會事情，那麼你自己得不到受用。這是講整個宇宙天天都在變化，所以有常數、有變數。

我常常勸勉初學的同学，你剛剛學佛，從哪裡學起？從《了凡四訓》學起。我自己是這麼學過來的。我讀跟佛門有關係的書，第一部就是讀《了凡四訓》，朱鏡宙老居士送給我的。我那一年二十六歲，我讀了非常歡喜。我看經，我也跟諸位說，我第一部看的經是《六祖壇經》，丁福保的《箋註》。偶爾的一個機緣，我在台中度假，住在我父親老朋友的家裡，他家裡的書，書房的書很多，我看到本線裝書，抽出來看看，《六祖壇經箋註》，翻幾頁看，愈看

愈有味道，好像是兩天、是三天，我就把這本東西看完。這我第一部看的佛經。愈看愈歡喜，特別是《了凡四訓》。

《了凡四訓》，朱老送給我這本書的時候，我好像是在一個月當中，一、兩個月當中，我記得我從頭到尾看了三十遍，印象深刻。你看看了凡先生被孔先生算定的命，那是定數；遇到雲谷禪師之後，雲谷禪師給他一番開導，叫他認真努力去學習斷惡修善，他就真幹。幹了以後，在每一次考試，每年的收入，生活狀況就改變了，跟命裡算的不一樣，那是變數。孔先生算他的壽命五十三歲，他活到七十四歲，變數。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定數，命運都有定數，都有變數。變數是什麼？加減乘除。為什麼每一個人的定數都給人算的都差不多？因為你每天加減乘除幅度都不大，都沒有離開這個標準太多，所以一般講還是相當準確。如果你修的是大善、大惡，那就產生變化。大善，就像了凡先生一樣，你這一生事事吉祥如意；要作大惡的人，你的福德就打折扣，壽命也打折扣。打多少折扣？那就看你的造作。所以每天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都是加減除乘，一定要知道。

你要是了解這些事實真相，雖然對於佛理了解不深，你會斷惡修善，為什麼？希望我自己的前途愈來愈光明，愈來愈順利，這是普通人的一個想法，他一定會這樣做法。所以你要不是真的懂，不是真的念得熟，光看一遍，有這麼薄薄的印象就丟掉，過幾天就沒有了，這個不行，這不是念書人，這個得不到受用。真正念書人，古人講「讀書千遍，其義自見」。我們生在這個時代，根性是屬於中下根性，環境之惡劣，我們不能不受影響。唯一的辦法，多讀聖賢書。古人訂的千遍，我覺得這是最低的單位，千遍，我們一般講三年，一天念一遍，念三年。三年當中，一天都不能中斷，你就有根，這才真正講，你或者是求學或者是求道，你扎的有根；沒有三

年，沒有根。我們想想古人講的千遍，是在那個環境，那個環境比我們現在環境好很多倍，都還三年才扎根，那我們現在？我們現在至少要五年、十年根才扎得下去，說實話。

我們今天這個社會，魔障的力量太大，我們沒有法子不受影響，沒有法子不受障礙。所以成功先決的條件，就是我自己的方向目標要正確，不達到絕不退轉，你才能成功。我在三十歲，接受章嘉大師的教誨，他老人家指出一條道路給我走，要我這一生專門在佛法上做一點貢獻。所以我把我的工作辭掉，跟懺雲法師住茅蓬，學習出家人的生活，向出家這個目標方向去邁進。在茅蓬裡面做義工，修福。修福很重要，人要沒有福的話，很苦。

懺雲法師不講經，教我天天拜佛。所以我的功課每天拜八百拜，早晨拜三百拜，晚上拜三百拜，中午吃過午飯之後拜兩百拜，這是我的功課。早晚課只打個三皈依，其他的時間讀經。在那個時候，他規定我的功課是《印光大師文鈔》正續二集，那個時候第三集、什麼其他東西都沒有，在台灣只有《文鈔》正續兩集，一共四冊，叫我看這個。另外叫我看《彌陀經》，蓮池大師的《疏鈔》，蕩益大師的《要解》，幽溪大師的《圓中鈔》，叫我看這三種註解。而且要把註解這個科判用圖表畫出來，我那一畫出來之後，才知道佛經不可思議，才知道它思想體系、章法結構之美無與倫比。

這樣以後我到台中親近李老師，聽說他那裡開班教講經，我很羨慕，想去聽聽，旁聽。到那個地方，沒想到李老師他也就收我，去參加這個班上學習，這才算是入門。所以到台中，我在台中住十年，前面住是一年三個月，這是在家身分，以後離開台中，出家了。出家之後沒有多久，又回到台中來親近他老人家。我一個方向、一個目標，親近他老人家學教，就是學講經，我沒有學會，我絕不離開。所以許許多多同學遭遇的這些困難，我都懂，我是過來人。

別說在台中那麼長的時間，就是當年在台北跟章嘉大師，跟方東美先生，造謠生事的人很多，不受影響。在台中是更是困難，所以那個時候老師跟我說：你發心出來學講經。那時我出家了，他說：你講得不好，沒有什麼問題，別人諷刺你、譏笑你。你要是講得好，你就走投無路。這他教我的。以後在台北講經果然走投無路。台北寺廟很多，沒有寺廟收我。頂多有些寺廟留你吃一餐飯，你想在那裡掛單住一晚上，不可能，變成這樣子。所以這才不得已，韓館長是我的聽眾，她知道這種情形，她北方人，打抱不平，所以就要我住她家裡。我帶她到台中去見李老師，把她的想法看法向李老師報告，李老師同意了。我那個時候一舉一動都先向老師請教，老師同意，我才住她家裡。她在外頭張羅，借道場、租道場，邀她所認識的朋友來聽經，所以我的講經沒有中斷。三十年，在最初的時候，她就是替我做這工作。所以雖然寺廟不能容納，我這個講經沒中斷。到最後發展的是，大概常隨眾將近五十個人，不少了，無論到哪裡講經，基本聽眾有五十個人。

所以困難很多，排擠，這都是在所不免。我在台中十年，我很清楚，我來是學經教的，多少人排斥，想盡方法要把我擠走，我能夠忍辱。所以李老師肯定，他說我的長處有兩個，六度裡頭有兩個，一個布施波羅蜜，一個忍辱波羅蜜。這李老師當眾所說的，我有這兩個長處。能忍，什麼都能忍，你想把我擠走，我常說老師沒有叫我走，我絕不離開，我沒有學會。我說假如有一天我學會了，我自然會走，我學會了，你們請我，我也不會回來。我有目標，我有方向，不是受小小挫折，小小的幾個閒言閒語，我自己就退心，那就完了，那你還學什麼？

老師看到你受這些挫折，他在那裡也不吭氣，這是什麼？這是觀察你，你受得了受不了。你能受得了，你會成功；你受不了，就

算了，你不是法器。這些事情，《禪林寶訓》裡頭有。《禪林寶訓》，李老師雖然沒有講這門功課，但是他指定我要看。老師指定我們的東西，儒家的東西是《五種遺規》，出家人的東西《禪林寶訓》，這兩本書很重要。這老師指定的功課，我在那裡面學到了很多東西。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時候，我能不受影響，我能平平穩穩度過，我能用善心善意對待找麻煩的人。為什麼？要長時期跟他們大家往來，天天見面；如果每天見面，板著面孔不說話，這多難為情。所以小怨小結立刻化解，從我們自己本身主動化解掉，不能叫它嚴重化。十年平安無事，不是容易事情。

我們學佛這麼多年來，經驗告訴我們，事實告訴我們，修行修什麼？就是修包容，就是修忍辱，就是修耐心，就是修慈悲。你們諸位想想是不是這樣？最近這十幾年來，我所提到的真誠、清淨、平等、正覺、慈悲，就修這個；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、隨緣、念佛。修行綱目要簡單、要少，我們才有用功下手著力之處；你搞得太多太雜，功夫用不上力，愈簡單愈好。你看最近這兩、三年來，我們提倡更簡單，四個字「純淨純善」。我們的心要純淨，我們的行要純善。純淨就是真誠、清淨、平等、正覺、慈悲；純善就是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、隨緣、念佛。功夫才真正得力，真正得受用。

在日常生活當中，決定要記住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。決定不容心裡面有絲毫怨憤，這是不善。世尊在《十善業道經》裡面教給我們，菩薩這是我們嚮往，我們想得到，這學位！菩薩是佛門裡面的學位名稱。菩薩常念善法，思惟善法，觀察善法，不容毫分不善夾雜。這個開示非常重要。我們有絲毫不善夾雜在裡面，我們就不能、就拿不到菩薩的學位。雖然我們是個凡夫，我們的目標是爭取菩薩學位，這大乘法裡頭。怎樣做個菩薩？菩薩法的綱領就是六度四攝。六度四攝是修行指導的綱領，最高的指導綱領，永恆不變的

指導綱領。循著這個指導綱領去做，那你一定會發現，在你這一生過程當中會產生非常大的變數，是你真正意想不到的。這裡面有真實的智慧，有真實的福德，有無量的相好，它的根跟柢都是教理，教理就是真實智慧。

那我們要想具足真實智慧，你就不能不學經教，所以經教真的是很重要。我自己這一生得力，自從接觸到佛法，這五十三年天天讀經，我要一天不讀經，這一天就很茫然，就覺得空過。天天讀經，讀經親近諸佛菩薩，要跟魔外（外是外道）遠離。魔外是什麼？這諸位要曉得，凡是一切不善的、負面的，都是屬於魔外。所以我幾十年來不看電視，廣播、歌舞、電影統統都絕緣，連報紙都不看。現在最近這些年來，至少有十年，連時間觀念都沒有。從前我還戴手錶，有時候還挺考究的，現在都沒有。你問我現在是幾月，我還曉得三月，問我幾號就不知道，星期幾就不曉得，幾點幾分不知道，沒有這個概念，修清淨心。這些概念都沒有，哪裡還有是非人我？是非人我對我們的傷害就太大，一定要放下。放下不是利益別人，對自己有大利，大利是什麼？純淨純善。那不學教，不聽經，把佛號放在心上。

我們是凡夫，煩惱習氣很重，敵不過業力，受不了外面境界誘惑，那這個經就不能不聽，每天至少聽兩個小時，一天都不能中斷，你去試試看，你會得利益。聽經的時候要專注，不能說一面聽，一面在開玩笑，心不在焉，那你什麼都得不到，你要非常專心，你才能得受用。老師教學，看哪個學生有沒有成就，他也沒有神通，他就看學生在聽課的時候專不專心？這個人每一堂課都專心，這個人將來一定有成就。聽經的時候不專注，很隨便，甚至於還講閒話，這個人不容易有成就。他不是神通，都是觀察你學習的心態，觀察你生活的言行，知道你有沒有前途。現在時間到，這首偈我就講

到此地，清涼大師的註解，諸位自己可以做參考。